

個結論於較大的動物。這種化石是地面發生變化的正確證據，而且可以確定變化的性質。如是拉馬克就創成了一種新的科學，布蘭維爾(Blainville)把牠定名為古生物學(Paleontologie)，比較貝克門(Beckmann)於一七七二年所稱的地物學(Oryctologie)一名為有價值。

五 植物學的研究

拉馬克於一七七八年所刊行的「法國植物誌」，採尼朱西厄叔姪(Bernard et Laurent de Jussieu)的新的自然分類法以代替林娜的舊的人為分類法。定名方面，除了採用林娜的工名法以外，又增加法文的譯名。又創用二歧法的檢索表(Methode dichotomique)以便檢閱。並有系統樹的創案以指示植物自下等至高等的進化程序。一七八三年刊行「植物學辭典」(Dictionnaire Botanique)，係類別叢書中的一種。直至一八一七年，共出版自A至P三卷，以後由波華雷(Poitea)續著，完成十卷。卷首有關於植物學的歷史和植物自然分類法的長序。共載植物二千種，附彩圖九百張，直到現在還是植物學家所實用的。一七九一年有編輯動植物三界自然物的類別、彙整和圖表的計

劃，他自己擔任植物的一部分。後來續編甲殼類(一七九三)軟體動物和水母類(一八一六)

拉馬克的著作有兩種不同的精神。關於生物的個別研究方面，異常精細，描寫極為正確，正如他在「動物哲學」中所說的：「在自然研究之際，對於任何不足道的東西都不應蔑視。」(頁二)而對於理論方面，即說明自然界的全部現象，相互關係及其原因的時候則異常大膽，而近於幻想。也惟其能夠幻想，所以能夠超越時代而建立他的為時人所不能接受的進化學說。他推崇幻想，認為幻想是人類最美的才能之一，可以使一切思想都提高起來。他就以他的幻想來預報天氣，說明地球的歷史、生物的起源、生物的類緣關係，創立動植物的系統樹，指出生物進化的現象，解釋生物進化的原因，而且大膽地斷言人類起源的問題。所以拉馬克雖然貧困一世，在學術上的功績卻最永遠不會磨滅的。赫克爾於「自然創造史」一書中，稱譽他與英國的達爾文、德國的歌德，一同立於進化論歷史的首位，並非虛語。

(附註)作者曾有一「拉馬克動物哲學」一文，載本年八月號「中學生」，可與本文參閱。

中國商業宣傳史料

鄭學素

多年前，想寫一本比較適合國情的廣告學。關於中國廣告發展跡象的一部份史料，也陸續集存不少。初擬於上海一、二八之役，繼因香港一、二八戰事爆發，復遭散失。其他書籍資料，蕩然無存。今就記憶所及，從手邊少數參考書裏，檢出若干有關商業宣傳的資料，略加貫串；究因取材失均，系統未備，仍以史料稱之。時間過的真快，從香港撤退，恰又兩年，就拿這一篇零碎的文字做個紀念吧！

三十三，四，五，南平。

商業宣傳的進步，基於經濟組織的發展。在自給自足的經濟社會裏，根本沒有宣傳的需要。宣傳在商業上的應用，當起於交換經濟組織的形成。每個人要向他入出售本身多餘的生產品，亦即商品，便盡力引起購買者的注意。最初利用本身的發音器官來叫喊，這種叫賣，商業宣傳的原始方式。後來感覺叫賣未免過勞，逐漸改用器具敲擊或震動，使之發聲。聲音僅能刺激人們的聽覺，且不能傳達於遠

方。於是利用訴諸視覺的文字符號，更進而利用日後發明的印刷術和傳播工具，而宣傳之效更見顯著。及生產方法日益進步，經濟組織有了高度的發展，遂產生近代繁複的宣傳活動。

叫賣起於何時雖不可考，但神農氏教民日中爲市，有了市場，使有發生叫賣的可能。這種原始的簡便的宣傳方式，歷世相傳，至今不廢。王國維宋元戲曲考引事物紀原吟叫條：「嘉祐末，仁宗上仙，四海遏密，故市井初有叫果子之戲，蓋自至和嘉祐之間叫紫蘇丸，消樂王杜人經十叫子始也。京師凡賣一物，必有聲韻，其吟哦俱不同，故市人探天聲調，間以詞章，以爲樂曲也。」王氏稱，「紫蘇丸乃北宋叫聲之遺，南宋賺詞中猶有此曲。」叫賣到了北宋，其聲調之悅耳，竟可採作樂曲。史玄舊京遺事：「京師五方輻輳，擔賣蔬菜，輒爲曼聲唱。賣熟者舊有四句，比叶成詩。……蓋彼以曼聲爲招，……聽唱聲而辨爲何物，知其擔市何人也。」詩句亦可編入叫賣。叫賣能與音樂和文藝攜手，真是發展到了極點了。

雜器物發音作爲商業宣傳的最初方式，是敲擊商品的本身。直到現在，還有許多小販這樣地做。如賣磁器密貨的即以敲擊磁器密貨爲號，直簫笛的吹着簫笛。李家瑞北平風俗類徵採錄蔡繩格一歲貨聲關於此類材料頗多，如小爐匠條：「挑擔，前箱上夾銅鐵絲片，中匣藏什種傢具，旁挂弓鑽等物，後帶風箱爐。土架懸小銅鉦銅鑼，行則自擊。」此即描寫小爐匠全部的營業器材，以及怎樣用銅片自擊作爲宣傳的聲號。商品的本身不盡能發音，其另一方式則採用其他樂器或發音的器物。說文：「鈴，令丁也。」後漢書有「失父零丁」，齊語記有「失兒女零丁」。用以尋覓失物的告白叫做零丁，亦即說文之令丁。可以推知振鈴售物，由來已久。近世行街的商販，賣梳妝品的搖鈴鼓，賣草藥的搖串鈴，賣糖果的打小鑼，算命的或打小銅鉦或彈三絃，幾乎每一行業應用一種特定的發音器，人們聽到某種聲音，即可知爲某種商品或某種行業。最有趣的如北平賣酸梅湯的攤鋪，一面敲

叮擦，擦擦，叮叮擦」的和諧的樂聲；一面如一歲貨聲所載，再叫出「又解渴又帶涼，又加玫瑰又加糖；不信，您就開碗嘗一嘗酸梅的湯兒來！哎，另一個味呀」歌曲般的韻語。這可說是叫賣和樂聲的結合宣傳。查嗣琛查浦輯聞：「京師備販各高呼待售。戊子，攝政王俄聞聲聲而疑之，遣騎馳捕，無有也。自是，眉備備息，但搖鈴響器爲號。凡二年，復如故。」爲什麼由口叫變爲響器？此說亦可作一解釋。但口叫最覺便利，終於不能廢止。此說亦可作一例證。

宣傳之利用符號形式者，首爲商品的實物陳列。晏子春秋：「君服之於內，而禁之於外，是何異懸牛首於門，而賣馬肉於內也？」可知當時的肉類商店，賣何獸肉，即懸其首於門，以爲標誌。至今剪刀店門首仍懸有特大的剪刀模型，膏藥店門首仍畫着大膏藥。至如藥攤前掛一葫蘆，已逐漸脫離商品的本體，而改用商品的包裝物；再進而象徵化，變做商用符號，以至於商標。太平廣記卷八十五李客引野人閑話敘述賣仙丹的故事，已有以木鼠爲商標出售鼠藥的事實。其後，商標應用日廣，由通用而趨於專用，由專用而流於假冒，勢所難免。同治都門紀略詠黑猴兒云：「鮮魚口內砌碑樓，毡帽馳名是黑猴。門面招牌皆一樣，不知誰是老猴頭？」又詠鑼子張云：「錐剪刀錐百鍊鋼，打磨廠內貨精良。教人何處分真假？處處招牌鑼子張。」即在近世商標受了法律的約束，仍時有影射侵佔的糾紛，從前同業相競，冒用商標，自屬習見之事。

從實物陳列向另一方面發展，爲店鋪的裝飾。酒肆之有酒望，在中國發生很早。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懸幟甚高，」當時已有酒幟。唐韻謂之「帘」，又叫做「望子」。容齋續筆：「今都城與郡縣酒務及凡鬻酒之肆，皆揭其帘於外，以青白布數幅爲之，微者隨其高卑大小。村店或挂餅瓢，標簪杆。唐人多詠於詩。」詩詞中如「千里鶯啼綠映紅，水村山廓酒旗風。」（杜牧）「山遠近，路橫斜，青旗沽酒有人家。」（辛棄疾）「一片春愁待酒澆，江上柳絲搖。」（蔣捷）等句不勝枚舉。水滸傳中亦有「三不道」之

語。石頭記「大觀園試才起對聯」一回，賈寶玉以「香荷在望」四字屬對香村；賈政也給這欄對聯一些點綴，他說：「此處都好，只是還少一個酒幌，明日竟做一個來，就依外面村莊的式樣，不必華麗，用竹竿挑在樹梢頭。」這裏對於酒旗的裝置，更有明白的描寫。酒旗向屬商家最簡單的裝飾，亦可視作酒業的適用商標，如今世理髮業所用的紅藍白相間的彩棒，至一般商店的裝飾，自當隨商業的發達，而踵事增華。左思三都賦所寫三國都會商肆的品物之繁，陳設之盛，顧客之衆，宣傳之烈，可見一斑。王建詠揚州詩，「夜市千燈照碧雲」。唐代大都市的繁華，即在夜間，亦不減色。不至明清，京師商肆多以裝飾相競。趙吉士寄園寄所寄：「邵城市肆初開，必盛張鼓樂，戶結綵綰，賀者持東移堆盤，圍以屏風祀神。正陽門東西街招牌有高至三丈餘者，泥金殺粉，或以斑竹鑲之，或又鏤刻金牛、白羊、黑驢諸形像，以爲標識。酒肆則橫匾連楹，其餘或懸木器，或懸錫蓋，綴以流蘇。挾有限之費，先事無名之費，甚無謂也。」燕京雜記：「京師市店素講局面，雕紅刻翠，錦窗繡戶，招牌至有高三丈者。夜則燃燈數十，紗籠角燈，照耀如同白晝。其在東西四牌樓及正陽門大柵欄者，尤爲卓絕。中有茶葉店，高臺巨桶，細棉宏窗，刻以人物，鋪以黃金，絢雲映日，洵是偉觀。總錢或百萬，或千萬，俱用爲修飾之具。」招牌爲店飾之一種，同時亦兼有廣告牌之用，我國中級以上的商店門首幾於無不有之。好事者至據招牌文字集爲聯句，汪啓淑水曹清暇錄：「京中招牌，有人戲集成聯者，漫錄數則於此：『甘露齋祖傳狗皮膏，香雪堂神效烏鬚藥。』」「冬季諷經，秋爽來學。」「立道堂誠意高香，修德居細心堅燭。」「四世馬公道膏藥，三代王麻子金針。」「經蒙任附，精道俱全。」「通天蠟燭，道地藥材。」「袂背頂桶，兌換銀錢。」「細皮薄脆，多肉餛飩。」「甚至以服務爲業的錢莊，自由職業者如塾師，在這裏看得出，亦各有其招牌。

文字宣傳因造紙術和印刷術的發明，而益宏其用。漢代即知道紙，隋唐即有印刷。我國商業宣傳何時利用紙張？何時開始利用

印刷？一時雖無從考證。但自漢唐以來，當已有之。下面所舉式樣，備的招貼告白，或爲實有之物，或爲臆造之詞，其製作似仍以手寫者爲多，但也不能說沒有利用印刷的。靖康要錄：「靖康二年二月十三日凌晨，有賣朝報者，並所在各有大榜揭於通衢云，金人許推擇趙氏賢者。其實奸僞之徒假此以結百官使舉集也。」報販摘錄重要新聞，揭貼號召，早在宋代便已實行了。水滸傳描寫武松景陽崗打虎有云：「武松提了哨棒，大着步，約行了四五里路，來到岡子下。見一大樹，刮去了皮，一片白，上寫兩行字。武松也頗識幾字，抬頭看時，上面寫道：「近因景陽崗大蟲傷人，但有過往客商，可於巳午未三個時辰結夥成隊過崗，請勿自誤！」武松看了笑道：「這是酒家詭詐，驚嚇那等客人，便去那廝家裏宿歇。我卻怕什麼！」橫拖了哨棒，便上岡子來。」水滸傳作於元末，如果當時商家還沒有普遍應用招貼告白，武松這等爽漢決不會對於一段根據陽穀縣印信榜文摘寫的警告文字懷疑起來，誤認作酒家詭詐的廣告。明人所作西遊記，載有朱紫國國王招醫的榜文：「朕西牛賀州朱紫國王，自立業以來，四方平服，百姓清安。近因國事不祥，沉痾伏枕，淹延日久難痊。本國太醫院，應選良方，未能調治。今出此榜文，普招天下賢士，不拘北往南來，中華外國，若有精醫藥者，請登寶殿，療理朕躬，稍得病愈，願將社稷平分，決不虛示。爲此出給張掛，須至榜者。」這張榜文竟被臨時冒充醫師的孫行者揭去應召了。吳敬梓儒林外史所記多爲明嘉靖萬曆間的社會事物，其中有書店報單二則。其一：「本坊敦請廬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鄉會墨程，凡有同門錄及疎寒賜顧者，幸認嘉興府大街文海樓書坊不誤。」其二：「廬州馬純上先生精選三科程墨持運，於此發賣。」另有一則很有含義的女職業家的市招：「毗陵女子沈瓊枝精工顧繡，寫扇作詩，寓王府塘手帕巷內。賜顧者幸認毗陵沈招牌便是。」四百多年前的廣告體式及其常用的詞頭，在現在的報端街頭，依然可見。楊懋建京虛雜錄：「都門竹枝詞：「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黃條子貼通衢。」今日大書榜通衢，名報條曰，「某月某部

122120

在某國演戲，倘仍其舊俗。」可見彩色招紙在清季已見盛行。

近世廣告術是經濟自由主義下的產物。西洋各國自實業革命後，廣告才有長足的進步。中國近代的商業宣傳所受西洋方面的影響，自屬不少。許地山輯遼東集，載有英商貿易揭帖，實為西洋商業宣傳東漸的重要史料。一八三三年（道光十一年），英商胡夏米（Hugh H. Lindsay）的貨船「安」（Anne）駛行來華，發貼下面兩則揭帖。其一：「蓋開古者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夫遠方之人，聞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高賈皆欲藏於此市，行旅者皆欲出於此地方之途。我遠方之人，願受一惠，為此國之客商而已矣。且為商，則通有無，權貴賤，交易而退，為人買賣，各得其所，務體公平，不蹈欺詐。你商等休要疑感（惑）！澆漓共歸辰（誠）！厚，則循於禮者無悖行，致於讓者無競心，蕩然有恩，秩然有義焉。商賈不失，又為敦樸，又利許多載。我們要賣羽紗，小絨，棉紗，西洋布，及以銀錢貿易，請尊商都搭船觀看。船載的雜貨物，因鮮食物盡，諸人有雞鴨豬羊牛等蔬菜各色菓子，莫不必來。有得應，好公平價。此實通報。」其二：「我這商來到此處，帶有本國之貨物，欲做買賣而已。故四方君子不必懷疑心，乃彼此以友心相待，則可使兩均受益矣。我船載有羽紗，小絨，棉紗，西洋布等貨，請尊商想買者到船來後，倘貨合用則可以銀公平交易。終者，因在洋面日久，船上鮮食欠少，請買雞鴨豬羊牛與各色魚蟹及蔬菜各樣菓者，帶來到船。而遠商即要以禮待其人，以好價買其物，斷不肯反口。此啟告四方君子。」揭帖文字想係出於譯人之手，其詞旨當仍保存英商的原意。

正式利用印刷大量傳播的廣告，始於日報。我國第一種中文日報為英人經營的中外新報，創刊於一八五八年（咸豐八年）。此報初為英文刊刺報（China Mail）的增刊，刊刺報先於一八四五年發行。中外新報出版之初，即載有商業廣告，多為外商所投登。後二十八年，廣報創刊於廣州。這是國人初期自辦的四大報之一。不久，廣報

則關於中山先生的廣告，茲據馮自由革命逸史轉錄於次：

（一）武昌鳴謝啟事：「孫逸仙先生學宗孔孟，業紹岐黃。合虛扁而擅專門，內治與外施並美；統中西而探奧旨，鍼砭並刀割兼長。其平生醫學精純，業經大紳諸公合詞稱頌，登諸嶺南諸報矣。余也不敏，質樸無文，偶罹牙齒之災，竟徹晨宵之痛。疾儼不伸之指，秦楚尋醫；患同如擣之心，星霜屢易。諸醫罔效，累月經時。幸遇先生，略施小技，刀圭調合，着手成春。數月病源，一朝頓失。復荷先生濟世為懷，輕財重義，藥金不受，禮物仍辭。所耿私心，無以圖報。謹將頌末，爰錄報端，用誌不忘，聊述微悃。不特見先生醫學之良，抑以表先生人品之雅云耳。武昌謹啟。」

（二）東西藥局施醫啟事。標題：「春蠶仙城」。正文：「敬啟者：本局敦請大醫生孫君逸仙來省濟世，舊歲底因事返澳度年，今已由澳回省，謹擇月之初十日開辦，所有贈醫出藥規矩，一律如前。每日十點鐘至十二點鐘，在局贈診，不受分文，以惠貧乏求醫者；但須在十點鐘以前來局掛號。午後出外診症，西關收橋金一元，城內南關西門河南等處橋金加倍，謝步隨意致送。凡延診者預早到局掛號。先生素以濟人利物為心，若有意外與夫難產服毒，俱可立時邀致，設法施救，幸毋觀望，以免貽誤。此佈。洗基東西藥局謹啟。」

中山先生之行醫生活中，留下如右的商業文獻，真是我們留心中國商業宣傳史料的人們所引為十分幸感的。

綜合性的展覽方式，屬於商業宣傳的高級技術。市集之制，起於太古。漢長安立九市，另有市亭，掌市之官有市令，市長。當時市制已具有相當規模，其性質有類近世指定的商業地區。店肆經常開設在那裏。唐時除普通市外，另有草市，廟會，會，和專業集中的藥市等等，則屬於定期的集市，與住商不同。每逢市期，百貨雜陳，或羅列專賣出品。如後來燕京雜記關於清時廟會的描寫，差不多已具有

在中國近代史上，張謇是我們所熟知的一位大實業家。他對於中國產業的發展，貢獻了不少的勞績。他的思想和事業如何，這是我們所要說明的。

張謇的思想及其事業

凡人家器用等物，靡不畢具。……月之逢七、八日，聚於南城土地廟，設國寺，逢九、十日，聚於東四牌樓隆福寺。珠玉雲屯，錦繡山積，並衣服，修短隨人合度，珍奇玩器至有人所未睹者。……又方朔金臺游學，詠國寺隆福寺的廟市詩，有「北貨重，南貨輕，方分道，路持權衡。商院鼓，後院鉦，一開便驚何其神。鉦鼓聲中百戲進，難擲大衆如狂興」之句。……簡直把廟市寫成一個合組的展覽會和遊藝會了。遊藝之加入市集，唐時實已早行。太平廣記卷四十三引唐古今五行記：「漢陽郡有續生者，莫知其來。……人遺財帛，轉施貧窮。每四月八日，市場戲處，皆有續生。郡人張孝恭不信，自在戲場對一續生，又遣奴子往諸處看驗。奴子來報，場場悉有。以此異之。」可知當時市場中已有遊藝參加，而且同時多處表演，不只是一場。此外，更有爲紀念重要建築物的落成而舉辦的展覽會。唐天寶間，長安廣運潭落成，當時草屋做陳郡太守，廣羅各地商品，供衆觀覽。舊唐書韋堅傳：「堅預於東京，汴，宋，取小斛底船三百隻，置於潭側。其船皆梁陳之。若廣陵郡船，即於帆背上堆積廣陵所出銅鏡銅器海味。」其陳列方法頗具條理，而富於匠心，差可與現代的展覽會媲美。另一方式，寓宣傳於遊藝之中。直到現在，如賣野藥的表演武技，賣梨膏糖的表演歌唱，仍盛行於各地。一歲貨豐莊云：「有人賣燕，則學一陣老鸛打架，先叫早，後爭窩，末後羣鴉對談，嬉笑怒罵中有解和意，無不笑者。」亦屬於此例。陳蓮痕京華夢錄：「明季都門燈市甚盛，流寇亂後，此舉乃罷；然流風所及，餘韻未泯。終清之世，每屆新正十三上燈，十八落燈，民間猶以之點綴元宵節景也。」

機，非不炫奇，終嫌味同嚼臘。今惟大棚欄之瑞蚌蚌，廊房頭條之謎餅，爭奇，尚有綢燈數百盞，應時而懸，任人品評。其製作絕精，綵畫又多出名人手筆。西廂三國水滸紅樓之類，奉給全書事實，栩栩如生。是真無愧爲美術者歟？」北平商界至今仍於燈市懸燈應景，亦不失寓宣傳於遊藝之意，與近世所稱 institutional advertisement 亦復相近。

如上述所記，綢燈綵畫多出名人手筆，此因由於美術作品不厭求精，但亦含有借重名家自增身價的意味。書法爲我國特具價值的藝術。市招書法，如藝舟雙楫所記，竟亦入品。其文曰：「又在都下前門西猪市口堆子前路北，見火燠店牆上之招牌兩塊，有一只此一家，無二價一八字，字徑七寸，墨書白粉板，板裂如蛇附。其書優入妙品。詢之，不得其名。」按著名書家，經包氏評定列入妙品者，僅鄧石如、劉墉、姚鼐三人而已。這一位無名氏的市招字作家，竟能與鄧、劉、姚三氏同品，真是藝林佳話。到了現代，商店招牌字多由名人書法，無論以書法名或以他學名——署名，但多非其人手筆，卻不能和前代習俗並論了。還有一段頗饒興趣的掌故：羅大經鶴林玉露，「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爲施針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還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鬱翁。』」道人得詩逕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添道人，已莫知所往矣。公歎息曰：「某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爾。」利用名人推薦是一種商業宣傳中的微妙技術，不料早在宋朝已有先例。

彭澤益

張謇字季直，亦作季子，號謇菴，晚年自號謇翁，江蘇南通人。他生於清季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卒於民國十五年七月十七日，享年七十四歲（一八五三——一九二六）。他一生事業的開展，是中年